

雜錄

李法端

北京；本年暑假，我從匯文預科畢業以後，見學潮久懸不決，北大又不招考，所以發作留學的動機。此志既定，頭一要件，就是留學那國。因出洋過促，官費不易立時辦到，暫作自費計畫，經濟問題，當然是去那國最合算是要考究的。忽聽友人來告，說「馬克行市便宜」，纔惹起我去德國的念頭，但是我的最後決定，還有兩種意思；第一——德人自大戰之後，生計艱難，自是臥薪嘗膽，發憤整頓，我們國家，這樣糟法，國民也當去學他一點，再想自己改造的法子。第二——我在北京，曾讀兩年德文，語言粗通，習慣少熟；到德之後自無若大阻礙。我將這種意思發表之後，家人舊交，都很贊成；去德國留學的計畫，因此決定。

初以家裏有點小小事務，沒有了結，原定十月出洋。後聽何君乃民說里昂中國學生，八月中旬，團體出洋；我想這樣機遇，很難遇到，所以丟開一切的事務，決定七月二十六日，離開北京。戚友們見我出洋，照例要應酬幾天，我覺他們都是長老，不便辭却

，祇得一一親領。我每逢到一家赴宴，就先想道：「他們這樣的愛待我，勉勵我，我出洋之後，應當怎麼用功，才能對起他們的山珍海味呢？」。我由這種心思，可以推知，人類裏有錢別洗塵的風俗，不專爲交情勢力，實在是鼓勵前途的良好工具。天天這樣下去，行色匆匆，戲劇大家，真可編本「忙中忙」新戲。至於出洋的預備，都定到上海置辦，在北京的事項，祇是換馬克一件。我離開北京的時分，是七月二十六日，早五時五十分，送行的戚族朋友，有五十餘位，真是承情不了。

二 北京到上海：我由北京到天津，一路上胡思亂想，心神不定，窗外的山莊野色，都沒有留心；可見人類的「感情」發動，足能支配全身。到天津新站的時候，已是九點四十分；隨搬下行李，在站台候車。津浦車由老站開來，我便同陳君虎尊搭車南下，車到泊鎮的地方，我見站下的鄉民，呼爺爺，叫奶奶，要錢討吃，那般可憐的狀態，真是觸目傷心。趕車到山東的地界，站台的貧民，還是照樣很多；回想去年秋天災區的景象，更叫人難受，不知坐頭等車的闊老，也有所動心否？德州地方，賣瓜販桃的；異常之多

，到江蘇境界，漸漸稀少，想是土脈的關係。蚌埠一帶，被水淹浸的田莊，邊界很大，真是洪水氾濫，又復大禹治水以前的景象了。路途之間，遇見來車出軌，就誤了半天工夫，直到二十七夜十時纔到浦口，隨即渡江，夜宿金陵大旅社。

次晨七時五十分我同陳君乘滬甯快車，離開下關。火車的兩旁，山水草木，都是玲瓏嬌小，甚是可愛。村莊裏的小房子，既破且陋，住的是給人種稻的老農。聽說富翁大族，多半住在城裏，雖然到了秋收，也不往田間一走，怕失了體面，像這樣的資本家，處於現今的潮流，也該自醒。來到大湖，泛舟的很多，是何等痛快。不知不覺，已是下午二時，上海景緻盡在眼簾。

三——上海：我下車之後，先隨陳君回到蔡同德藥房，喝茶歇息。頃刻，由陳君令伯祥慶先生介紹，覓得棧房一所，名叫周昌記，坐落大馬路盆湯弄，適友人何君幼清，來滬造訪，同居此棧，非常濶巧。我們的房間，每日每人六毛飯食三毛，雖覺少貴，倒也風涼，又沒有臭虫蚊子，在上海潮濕的地方能找到這樣房間，當學生的，應該心滿意足的。

我到上海，正遇天氣極熱，寒暑表已到百度以上。我來自北方，這樣天氣，實實沒有經過；所以每天白晝，在棧乘涼，晚間出外預備放洋的要件。對於放洋所預備的事件，可分作幾項，今酌寫如下，請留學的先生們，注意爲幸。

(1) 打聽開船日期：我此次既隨留法學生團體出洋，所以打聽開船日期，只尋留法學生預備處，至於輪船公司的手續，可以免去。七月二十八日，我到留法學生籌備處，先交船費一百五十元又打聽開船的日子據吳稚暉先生說「開船日子，約在八月十三日。」我聽聞之下，又喜又愁。喜的是，我初到上海，情形不熟，在這半月的工夫，良園好景，很大逛一番，愁的是，上海風景雖是好玩，可是花消過大，像我這過路旅客，耽擱許多日子，未免過分。無奈船開的晚，無法可施，只得隨他去了。

(2) 行李衣服：中國人出門，總帶行李好多，這種習慣，在外國很少。我頭腦裏既有這番印象，所以預備的行李，特別輕便，共計四件。（內有書一箱，衣服一箱，零用物一箱，卷一卷）此次航行，既有四十多天，我們皮箱總要結實。我買的皮箱，都在十五